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七

蟲豸部三

蚊 蟻 蛄

蟻 蟻 蟻

螢

蜻 蚨

蟬 蟬

蚊一

原爾雅曰鷦蚊母

俗說此鳥常吐蚊故曰蚊母

增說文曰蚊齧人

飛蟲從虫

音昆

民聲亦或從昏以昏時出也

又曰秦晉

謂之蚋楚謂之蚊

蚋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蚋聚者也因雨而生與

蚊實異一名替列子曰替蚋生乎腐蠃蠃即黃甲小蟲一名與父一名守瓜

原大戴禮曰

聖人有國蟲不食天駒

埤雅曰蟲民蟲蟲也蟲田牧者病馬一曰蟲盲故謂之蟲

增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

白鳥蚊也

晉書曰猛虎道

食不覺蚊蟲來

原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天下有極

小乎對曰有蟲巢于蚊睫再乳而飛蟲不為驚名曰焦

螟 鵠冠子曰夫蚊蟲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

其容 孫卿子曰空中有人名曰鮫蚊蟲之聲聞則挫

其精 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墜者折脊碎腦而蚊蟲適

足以翽 增又曰毀譽之于已也猶蚊蟲之一遇也

又曰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拔音淡民蠱蠱嗜膚而性不能平

又曰醯酸不慕蚋而蚋慕于醯酸也 夏侯子曰一

螳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 金樓子曰荊州高齋

盛夏之月無白鳥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

如此之異吁可怪哉 酉陽雜俎曰水蛆南中水溪澗

中多此蟲長寸餘黑色夏深變為蠱螫人甚毒 論衡

曰蚊蠱不知牛馬之力牛馬困于蚊蠱蚊蠱有勢也

原神異經曰南方蚊翼下有小飛蟲焉生九卵復成九

子飛而俱去蚊遂不知 增嶺南異物志曰嶺表有樹

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拆裂蚊子羣飛

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嶺表錄異曰蚊母鳥

形如青鷁嘴大而長于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

蚊蚋飛出其口俗云采其翎為扇可辟蚊子亦呼為吐

蚊鳥 元稹蟲豸詩序曰蟆蚊類也其實黑而小不礙

紗縠夜伏而晝飛聞柏煙與麝香輒去浮塵蟆類也其

實微不可見與塵相浮而上下人苦之往往蒙絮衣自

蔽浮塵輒能通透及人肌膚皆巴蛇鱗中之細蟲故嚙
人成瘡秋夏不愈膏秋葉而傳之則差 又曰巴山谷
間春秋常雨自五六月至八九月雨則多蠹道路羣飛
噬牛馬血及蹄角旦暮尤極繁多人常用日中時趣程
逮霜雪而後盡其嚙人痛劇浮蟻而不能毒留肌故無
療術 潛確類書曰蠹有數種浙以南江嶺間有大木
蠹長大綠色如次蟬啞馬牛或至頓仆蜚蠹狀如蜜蜂
黑色又一種小者名鹿蠹大如蠅嚙牛馬亦猛又大曰

蚩小曰蠶

音位

蠶見國語

東坡志林曰湖中多蚊其中

有豹脚者尤毒詩云風定軒窓飛豹脚是也

燕山錄

曰煮鱉以蚊

儲泳祛疑說曰自幼愛接道友有一人

能祛蚊一夜醉寢取其篋中香末試燒蚊悉遠去但不

知何藥然正作荷花香想荷花之鬚耳 夢溪筆談曰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蚩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則

為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為蚊蚩所毒則狂逸不可致

孫公談圃曰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

熏之有一廳吏醉卧為所嗜而死 致虛雜俎曰閭門
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已與滇中寶珠寺荊州李姥
浦同 北征記曰常樂鎮蚊大如蜻蜓

蚊二

原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蟲名曰焦螟羣飛而集于蚊
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見離朱子羽方晝拭
眚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方夜擗耳俯首聽之弗
聞其聲唯黃帝與廣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

形廢倏以神視歛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
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形涉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
巨以有聲涉空寂之域雷霆未足喻其大 莊子曰肩
吾見狂接輿接輿曰日中始可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
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民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
德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 又曰由天之道觀
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之勞者邪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
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

嗜膚則通宵不寐矣 增金樓子曰齊桓公卧于柏寢

語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為
於邑白鳥營肌而求飽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幃進蚊子
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嗜公之
肉而退有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
腸為之破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矣 原蕭廣濟孝
子傳曰辰勤少失父與母居傭作供養天多蚊卧母牀
下以身當之 漢書曰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而

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煦漂山聚蚊成雷是以文

王拘于羑里孔子厄于陳蔡 東方朔傳郭舍人曰願

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東方

來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牆遊戲中庭上入殿堂

擊之桓桓死者穰穰格鬪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

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煙為掌指所捫臣朔愚

戇名之曰蟲舍人辭窮當復脫褌 論衡曰世稱南陽

卓公為緄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

其縣也此又虛也夫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蚊
蚋之類也何能知卓公之化乎使賢者處于深野之中
蚊蚋不入其舍乎 晉書曰惠帝時洛陽南山有蚋作
聲曰韓屍識者以為韓氏將屍戮俄而韓謚被誅 續
搜神記曰吳舍人名猛小兒時在父母膝下夏日多蚊
蚋而終不搖扇有同宿人覺問其故答曰懼蚊蚋去嗜
我父母耳 梁書曰梁孫謙居身儉素牀施蘧蔭屏風
夏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

蚊三

增負山

詳蚊一莊子

成市

埤雅廣要曰俗云蚊有昏市蓋蠅成市于朝蚊成市于暮傳曰

聚蚊成雷謂其市之時也

黍民

古今注曰河內人見有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

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成蚊蚋今人呼蚊蚋為黍民

佛子

內典曰比丘患草蟲佛聽作佛子注草蟲昏蟲

也又曰下門蟲古篆蚊作蟲又作闕即下門字蚊之義顯然

撲面

宋張耒秋蚊詩曰江城落木已

窮秋病客初寒欲襲裘暗室飛蚊猶撲面不知天上火西流

露筋

舊傳有女子夜過高郵去郭三

十里天陰蚊盛有耕夫田舍在焉其嫂欲共止宿女曰吾寧死不可失節遂以蚊死其筋見焉人為立祠曰露

筋

足有文

蚊足有文彩吳興號豹脚所以字從文

嘴生花

物類相感志曰九月

九蚊子
蒲生花

艾煙熏

坪雅廣要曰蚊性惡烟以艾熏之則潰長喙如針善整

麻葉

逼

物類相感志曰荆葉麻葉皆可逼蚊

晝伏夜飛

合璧事類云蚊是惡水中蟲羽化所生晝

伏夜飛

草生蟲化

潛確類書曰蚊生草中者吻尤利又曰其化不一江南渚水中有子子好

屈伸水上見人泳去久則蛻為蚊此蟲化也塞北有蚊草茂而蚊變

取利雖小

揚子法言曰或

問貨殖曰蚊血國三千言取利雖小而善撓人也

害不在大

鶚冠子曰一蚊啗膚不寐至旦

言物苟為害不必在大亦不在多也

莊子拊

莊子人間世曰適有蚊蚋僕緣而拊之

歐

陽憎

宋歐陽修有憎蚊詩常云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遠嚙喝來咬人也

羅威

撤帳

陳留耆舊傳羅威性至孝夏月必撤帳而卧曰吾供蚊蚋恐去嚙老母也

沈倫叱簑

宋史沈倫好釋氏信因果嘗盛夏坐室中恣蚊蚋嗜其膚童子秉箠至輒叱之冀以邀福

蚊四

增詩唐白居易咏蚊蟆詩曰巴徼炎毒早三月蟆蚊生
啞膚拂不去遶耳薨薨聲斯物頗微細中人初甚輕如
有膚受譖久則瘡痂成痂成無奈何所要防其萌麼蟲
何足道潜喻傲人情 孟郊咏蚊詩曰五月中夜息飢
蚊尚營營但將膏血求豈覺性命輕顧已寧自愧飲人
以偷生願為天下除一使夜景清 劉禹錫聚蚊謠曰

子詩曰蝮子微于蚋朝繁暮則無毫端生翼羽針喙嗜
肌膚暗毒應難免羸形日漸枯將身遠相就不敢恨非
辜 又曰晦景權藏毒明時敢噬人不勞生詬怒祇足
助酸辛隼昔看無物蛇軀底有鱗天方芻狗我甘與爾
相親 又曰有口深堪異趨時詎可量誰令通鼻息何
故辨馨香沈水來滄海崇蘭泛露光那能枉焚熱爾衆
我微茫 又浮塵子詩曰可歎浮塵子纖埃喻此微寧
論隔紗幌并解透綿衣有毒能成瘡無聲不見飛病來

雙眼暗何計辨雰霏 又曰乍可巢蚊睫胡為附蜥鱗
已微于蠢蠢仍害及人人動植皆分命毫芒亦是身哀
哉此幽物生死敵浮塵 又曰但覺皮膚慙安知瑣細
來因風吹薄霧向日誤輕埃暗噉堪銷骨潛飛有禍胎
默無防備處留待雪霜推 又虫詩曰陰深山有瘴濕
熱草多虫衆噬錐刀毒羣飛風雨聲汗粘瘡痂痛日曝
苦辛行飽爾蛆殘腹安知天地情 又曰千山溪沸石
六月火燒雲自顧生無類那堪毒有羣搏牛皮若截噬

馬血成文蹄角尚如此肌膚安可云 又曰辛螫終非

久炎涼本遞興秋風自天落夏孽與霜澄一鏡開潭面

千峯露石稜氣平蟲豸死雲路好攀登 吳融平望蚊

子詩曰天下有蚊子候夕嗜人膚平望有蚊子白晝來

相屠不避風與雨羣飛出菰蒲擾擾蔽天黑轟然隨舶

艫利觜入人肉微形紅且濡振蓬亦不懼至死貪膏腴

舟人敢停棹陸者亦疾趨南北百餘里畏之如虎貙噫

嘻天地間萬物各有殊陽者陽為伍陰者陰為徒蚊蚋

是何物夜後喧牆隅如何正曦赫吞噬當通衢人筋為
爾斷人力為爾枯衣襟穢且甚盤飧腥有餘豈是陽德
衰不能使消除豈是有主者此方宜毒荼吾聞蛇能螫
避之則無虞吾聞蠆有毒見之可疾驅惟是此蚊子逢
人皆病諸江南夏景好水木多蕭疎此中震澤路風月
彌清虛前後幾來往襟懷未曾舒朝既蒙褰積夜仍跼
遽蔭雖然好吟咏其奈難踟躕人生有不便天意當何
如誰能振羽翼直上炎洪爐 宋梅堯臣詩曰向晚化

汙穢羣飛來戶庭
螭螟許巢睫
琥珀為留形
夜色偏容蔽
雷音亦感聽
猶矜負山力
血食也霑腥
歐陽修憎

蚊詩曰乾坤量廣大
善惡皆含有
荒茫三五前
民物交相黷
禹鼎象神姦
蛟龍遠潛伏
周公驅猛獸
人始居川陸
爾來千百年
天地得清肅
大患已云除
細微遺不錄
蠅蚋蚤虱蟣蜂
蝸蛇蝮惟爾
于其間有形
纔一粟雖微
無奈衆雖小
難防毒嘗聞
高郵間猛虎
死凌辱哀哉
露筋女萬古
讐不復水鄉
自宜爾可怪
窮邊俗晨殮
下

帷幬盛暑泥駒犢吾來守窮山地氣尤卑溽官閒懶所
便惟睡宜偏足難堪爾類多枕席厭緣撲燠簷苦烟埃
燎壁疲照燭荒城繁草樹旱氣飛炎燭義和驅日車當
午不轉轂清風得夕涼如赦脫囚梏掃庭露青天坐月
蔭嘉木汝寧無他時忍此見迫促翩翩伺昏黑稍稍出
壁屋填空來若翳聚隙多可掬叢身疑陷圍聒耳如遭
哭猛攘欲張拳暗中甚飛鏃手足不自救其能營背腹
盤餐勞扇拂立寐僵僮僕端然窮百計還坐瞑雙目于

我固不較在爾誠為酷誰能推物理無乃乖人欲騶虞
鳳皇麟千載不一矚思之不可見惡者無由逐 又和

梅堯臣聚蚊詩曰頽陽照窮巷暑退涼風生夫子卧環
堵振衣步前楹愁烟四鄰起鳥雀喧空庭餘景藹欲昏
衆蚊復薨薨羣飛豈能數但厭聲營營卑臭乃其類清
虛非所經終朝事薰被豈敢近簷爰何嘗曲肱樂但苦
聚雷聲江南美山水水木正秋明自古佳麗國能助詩
人情喧囂不可久片席何時征 范仲淹蚊詩曰飽去

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求旦暮休更問前程 范成

大嘲蚊詩曰暑魃方肆行羽孽亦厲習肖翹極么麼塊
扎累闢翕濕生同糞蝸腐化類宵熠初來鬧郭郭少進
亘原隰嚶如蠅聲薨聚若螽羽緝俄為隱雷開遂作密
霰集口銜鋼針鋒力洞衲衣襲啾聲先計議著肉便成
吸黥豹猶未定卓錫已深入血隨姑嘍升勢甚轆轤汲
沈酣尻益高飽滿腹漸急晶晶紫蟹眼滴滴紅飯粒拂
掠倦體煩爬搔痒肌澀救東不虞西擒一已竄十新癥

蓓蕾漲宿暈斑斕
浥竟夜眠輾轉連牀歎於邑云何人
戚欣乃繫汝張歛驅以葵扇風熏以艾烟濕檠長鎮藏
遮帳隙亟補葺火攻憚穢臭手拍嫌腥汁伏翼佐掃除
網蛛助收拾薄暮洵交攻大明訏未戢牛草厚逾羶
介銛勝釵遭汝尚欲困嗟人何以給涼飈倏然至醜類
殆哉岌一吹觜吻破再鼓翅翎繫快哉六合內蔑有一
塵立恍還神明觀似啓坏戶蟄消長誰使然智力詎能
及元盧琦秋蚊詩曰茉莉堂前月華吐飛蚊擾擾晴

雷怒深閨小玉焚椒蘭繡幕穿簾柳花度芙蓉夜卧銀
燭滅綠紗如烟罩香雪潛身飛入羅扇風耳畔營營宵
不絕瓊肌一啞雨夢回玉腕斜批守宮血屋外寒蟬自
清素夜夜長吟飲花露

原賦晉傅選蚊賦曰水與草其漸茹育茲孽而為蚊噉
味銳于秋毫刺鋸利于芒錐無胎卵而化生傳羽翼而
能飛肇孟夏以朋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
羣聲而成雷肆慘毒于有生廼餐膚以療飢妨農功于

南畝廢女工于杼機 唐王周蚋子賦曰蟲之至微名
之曰蚋信乎蟻之別品復為虱之餘裔若巢蚊之異類
結搏牛之深契附諸鬱蒸產彼蕪穢伺締綌之漏露萃
豐肌而睥睨默然而至暗然而噬人之至靈何闕爾之
所衛人之至剛何反爾之所制狀斯咄咄籲于造物豈
其食人之膏血資己之肥腴念膚體之何毀痛瘡痂之
難沒吾將擷楸葉以為焚俾爾之銷骨者也

蟻蠓一

增爾雅曰蠓蠓

孫炎注曰蠓蠓微細羣飛

埤雅廣要曰小

蟲似蚋亂飛者也蚋音錢一名醯雞又曰食醯

史記曰飛鴻滿野

徐廣曰飛鴻蠓蠓也

莊子曰頤輅生乎食醯

頤輅蟲名言物化無常

又曰孔子見

老聃出告顏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猶醯雞與 列子曰

醯雞生于酒 又曰蠓蠓生朽壤之上因雨布生得陽

而死 郭璞曰蠓飛磴則天風春則天雨

言蠓蠓將風則旋飛如磴

一上一下如春則雨矣

蠓蠓二

增劉師道詩曰醯雞甕裏天 相如賦曰蟣蠨踴躍

張衡賦曰浮蟣蠨而上征 揚雄傳曰浮蟣蠨以撇天

螢一

原爾雅曰螢火即照也 廣雅曰景天螢火燐也 呂

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照一名熠燿一名救火一名景

天一名據火一名挾火 崔豹古今注曰螢火一名輝

夜一名景天一名燐一名丹良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

名宵燭腐草為之食蚊蚋也 增埤雅曰螢夜飛腹下

有火故字從熒秋陰數雨正其夜飛之時今西北多螢
大者如棗行而有光 原毛詩曰町疃鹿場熠燿宵行

禮記曰季夏之月腐草為螢飛蟲螢火也

增方氏曰腐草幽

之類也螢明之類也腐草為螢蓋離之明極于此也
潜確類書曰腐草得暑濕之氣故化為螢故曰爛茅放

光

大戴禮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

也白鳥也者謂蚊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
謂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鬼谷子曰螢名照夜清

拾遺記曰王梁有螢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五

色 格物總論曰螢生階圯池澤嘗在大暑前後飛出
是得大火之氣而化 青箱雜記曰夜遊女子螢火也
此伏尸之精燒香辟之若入人家其色青者吉紅者有
禍殃 裴顧崇有論曰螢以無胃而有

螢二

增神仙感應篇曰務成子螢火丸方云漢武威太守劉
子南從道士尹公受其方合而佩之永平中于武威北
界遇敵戰敗被圍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尺矢輒墮

地終不能中敵以為神遂解圍去 後漢書曰光熹元

年秋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帝與王夜
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還宮 原續晉陽

秋曰車盾字武子好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日用練
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 祖台之志怪曰晉懷帝

永嘉中譙國丁祚渡江至陰陵界時天昏霧在道北見
一物如人倒立两眼垂血從頭下墮地兩處各有升餘
祚與從弟齊聲唱之滅而不見立處聚血皆化為螢火

數千枚縱橫飛去 增隋書曰煬帝大業末天下盜起
帝于景華宮徵求螢火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如火光徧
巖谷 清夜錄曰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數
十大率如燭籠而無跋無炮不知何用其家曰聚螢囊
也詳此製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隋煬帝已嘗
為之曰大為之囊照耀山谷也丁氏之囊蓋其具體而
微者耳

螢三

原羞鳥

却馬

上詳螢一夏小正火却馬注云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

淮南萬畢術曰螢

馬見之鳴却不敢行

化草

流金

易通卦驗曰立秋腐草化為螢

下見後漢岳瑩賦

景天

暉夜

增曜

戴火

鍾會論曰螢火增曜于日月螢戴火而寒

晝伏

夜動

的的

熠熠

增拂席流

綠帷徹

見螢

五詩

杜甫詩曰螢鑒綠帷徹

螢四

增雨中然

詳後梁元帝螢詩

星中亂

張芸叟詩曰江邊螢火故輝輝巧解穿簾又點

衣但取見時增惡思難窮生處太平微月明敢向星中亂雲黑偏能雨裏飛今日分明知我去何年漂泊照吾

歸

螢五

原詩晉張華詩曰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

宵流 梁簡文帝咏螢詩曰本將秋草並今與夕風輕

騰空類星隕拂樹若花生并

一作屏

疑神火照簾似夜珠

明逢君拾光彩不怯此身傾

元帝咏螢火詩曰著人

疑不熱集草訝無烟到來燈下暗翻往雨中然

紀少

瑜咏月中飛螢詩曰遠度時依幕斜來如畏窓向月光

還盡臨池影更雙 沈旋咏螢火詩曰火中變腐草明
滅靡恒調雨墜弗虧光陽昇反奪照泊樹類奔星集草
疑餘燎望之如可灼攬之徒有耀 陳楊縉照帙秋螢

詩曰秋窓餘照盡入暗早螢來忽聚還同色恒然詎落
灰飛影黃金散依帷縹帙開含明終不息夜月空徘徊
唐虞世南咏螢詩曰的歷流光小飄颻弱翅輕恐畏
無人識獨自暗中明 李百藥咏螢詩曰窓裏憐燈暗
堦前畏月明不辭逢露濕祇為重宵行 增駱賓王秋

螢詩曰玉虬分靜夜金光照晚涼含輝疑泛月帶火怯

凌霜散彩縈虛牖飄花繞洞房下帷如不見當解借餘

光 于季子咏螢詩曰卉草誠幽賤枯朽絕因依忽逢

借羽翼不覺生光輝直念恩華重長嗟報効微方思助

日月為許願曾飛 杜甫螢火詩曰幸因腐草出敢近

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

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又見螢火詩曰巫山

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

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滄江

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韋應物翫螢火詩曰

時節變衰草物色近新秋度月影纔斂繞竹光復流

又夜對流螢作詩曰月暗竹亭幽螢光拂席流還思故

園夜更度一年秋自慙觀書興何慙秉燭遊府中徒冉

冉明發好歸休 李嘉祐咏螢詩曰映水光難定凌虛

體自輕夜風吹不滅秋露洗還明向燭仍藏焰投書更

有情猶將流亂影來傍此簷楹 劉禹錫秋螢引曰漢

陵秦苑遙蒼蒼陳根腐葉秋螢光夜空寂寥金氣淨千
門九陌飛悠揚紛紛暉映互明滅金爐星噴燈火發露
華洗濯清風吹低昂不定招搖垂高麗果曄照珠網斜
歷旋題舞羅幌曝衣樓上拂香裊承露臺前轉仙掌槐
市諸生夜讀書北窓分明辨魯魚行人東山起征思郎
中騎省悲秋氣銅雀人歸自入簾長門帳開來照淚誰
言向晦常自明兒童走步嬌女爭天生有光非自銜遠
近低昂暗中見撮蚊妖鳥亦夜飛翅如車輪而已稀

唐彥謙咏螢詩曰日下蕪城莽蒼中濕螢撩亂起花叢

寒烟陳后長門閉夜雨隋家舊苑空星散欲陵前檻月
影低如試北窓風羈人入夕方愁緒心似寒灰首似蓬

羅鄴咏螢二詩曰水殿清風玉戶開飛光千點去還
來無風無月長門夜偏到階前點綠苔 又曰徘徊無

燭冷無烟秋逕莎庭入夜天休向書窓來照字近來紅

蠟滿歌筵 賈島詩曰月分螢影石房開 僧處默咏

螢詩曰熠熠與娟娟池塘竹樹邊亂飛如拽火成聚作

囊懸 宋孔武仲炭步港觀螢詩曰九華之南蘆葦長

流螢夕起不計雙爛如神仙珠玉闕青羅掩映千明釭
空江沈沈未見月近浦穿林起還滅魚遊鳥宿自不驚
我知此火初無情 張耒螢詩曰碧梧含風夏夜清林

塘五月初飛螢翠屏玉簾起涼思一點秋心從此生方
池水深溪雨積上下輝輝亂凝碧幸因簾捲到華堂不
畏人驚照瑤席漢宮千門連萬戶夜夜熒煌暗中度光
流太液池上波影落金盤月中露銀闕蒼蒼玉漏遲年

年為爾足愁思長門怨妾不成寐團扇美人還賦詩避

暑風廊人語悄欄下撲來羅扇小已投幽室夜分明更
伴殘星天未曉君不見建章宮殿洛陽西破瓦頽垣今
古悲荒榛腐草無人迹只有秋來熠燿飛 真山民螢

火詩曰微踪一腐草霜重不禁秋想悟浮生短常為秉
燭遊 陳去非螢火詩曰翩翩飛蛾撲明燭見烹膏油

罪莫贖嘉爾螢火不自欺草間光照相煜煜却馬已錄
仙人方映書曾登君子堂不畏月明見陋質但畏風雨

難為光 陳無已次韻螢火詩曰侵晨觀物化共被歲

時催熠熠孤光動翩翩度水來雖能穿幔入已復受風

回投卷吾衰矣微吟子壯哉 元謝宗可螢燈詩曰微

熒閃閃拂晴波幾度黃昏誤舞蛾銀粟無烟棲碧蘚玉

蟲留影綴青莎秋空雨歇寒光度晚逕風烟冷燼多欲

喚紗囊車武子為渠還賦短檠歌 明高啓夜齋見螢

詩曰拂竹緣莎復點臺夜窓無月見飛來舊書亂後多

拋却懶就微光更展開 王寵流螢篇曰熠熠流螢度

草堂耿耿銀河秋夜長
縈迴拂棟光難定窈窕穿花燄
更藏山人書劍黯生塵
憔悴年來白髮新枉將艷采投
虛寂却似餘輝借比鄰
流螢流螢殊可憐琉璃甲帳水
晶簾映看寶靨千金笑
照著蛾眉百倍妍合德宮昭陽
殿天人親撲桃花扇
幾回邀得九重歡鳳輦淹留傳夕
箭今日胡為溪水頭
風篁烟柳共新秋不歸天上瓊樓
隊却伴山中病客愁

原賦晉傳咸螢火賦曰余曾獨處顧見螢火執以自照

而為之賦曰潛空館之寂寂兮意遙遙而靡寧夜耿耿
而不寐兮憂悄悄而傷情哀斯火之湮滅兮近腐草而
化生感詩人之悠懷兮覽熠燿于前庭不以姿質之鄙
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雖無補于日月兮期自照于陋形
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寐而是征進不競于天光兮退
在晦而能明諒有似于賢臣兮于疏外而盡誠蓋物小
而喻大兮固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爾熾兮庶有表乎
忠貞

潘岳螢火賦曰喜熠燿之精將與衆類乎超殊

東山感而增歎行士慨而懷憂翔太陰之幽昧抱夜光
以清遊頰若飛電之宵逝嚙似移星之雲流動集陽暉
灼如隋珠熠熠熒熒若丹英之照葩飄飄頰頰若流金
之在沙載飛載止光色孔嘉無聲無臭明影暢遐啗朝
露于曠野庇一葉之垂柯無干欲于萬物豈顧恤于網
羅至夫重陰之夕風雨晦暝萬物眩惑翩翩獨征奇姿
燎朗在陰並榮猶賢哲之處世時昏昧而道明若蘭香
之在幽越羣臭而彌馨隨陰陽以飄颻非飲食之是營

問蝨斯之無忌希夷惠之清貞羨微蟲之琦瑋援彩筆
以為銘 梁蕭和螢火賦曰聊披書以娛性悅草螢之
夜翔乍依闌而回亮或傍牖而舒光忽翔飛而暫隱時
凌空而更颺竹依窓而度影蘭因風而送香此時逸趣
方適良夜淹留眺姮娥之澄景觀熠燿之羣遊類乾沙
之飛火若清漢之星流入深夜而光淨出明燈而色幽
時臨池而泛影與列宿而俱浮覺更籌之稍竭見微光
之漸收爾其斜月西傾獨照蓬楹矚曙河之低漢聞夜

潮之遠聲望落星之掩色見晨禽之曉征悲扶桑之吐
曜翳微軀而不明寫余襟其未盡聊染翰以舒情 增
唐駱賓王螢火賦曰光不周物明以自資偶仙鼠而同
夜謝飛蛾而赴燬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
人之無跡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隨隱顯
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淵任物理兮推遷
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烟不貪熱而苟進每和光
而曲全豈如鎔金而自鑠寧學膏火而相煎陋蟬蛻之

習蛻怵螻蟻之慕羶匪傷蜉蝣之夕不羨龜鶴之年搶
榆飛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遙之
異筌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若乃有來斯通無
往不至排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自致匪偷光于鄰壁
寧假暉于陽燧彼翩翩之弱質尚矯翼而凌空何微生
之多躋獨宛頸以觸籠異壁光之照廡同劍影之埋豐
覬道迷而可復庶鑒幽而或通 李子卿水螢賦曰水
螢為蟲惟蟲能天彼何為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色動

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于潁川徒觀夫
因坎而止隨萍則流任晦明而隱見與風水而沈浮
陳章腐草為螢賦曰從微至著出死入生幾變青袍之
色漸加丹鳥之名匪我憊期故分形于夜朗自他有耀
因易貌而宵行

原贊晉郭璞螢火贊曰熠燿宵行蟲之微么出自腐草
烟若散漂物之相煦孰知其陶

增序唐駱賓王螢火賦序曰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

化之萬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智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訟情而動興理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耳

蛾一

原爾雅曰蛾羅也

蠶蛾也

增孫炎正義曰蛾是雌羅是

雄原說文曰蛾蠶化飛蟲也

廣志曰有蠶蛾有天

蛾凡草木蟲以蛹化為蛾甚衆也

生卵增毛詩曰螾首蛾眉

原淮南子曰食桑有絲

生卵

增毛詩曰螾首蛾眉

原淮南子曰食桑有絲

曰蛾

蠶屬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暗

赴燈而死也

古今注曰蛾飛廣五六丈

增又曰蛾

似黃蜨而小其眉勾曲如畫故詩曰蛾眉

又曰飛蛾

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博物志曰蛹者蠶之所

化蛾者蛹之所化也蛹一名蠋

又曰蛾類者皆先孕

而後交 白澤圖曰赤蛾兩頭而白翼者龍也殺之兵

死 物類相感志曰三月三日收薺菜花置燈檠上則

飛蛾蚊蟲不投

又曰麥得濕氣則為蛾

宋鄭景璧

蒙齋筆談曰麥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乃自無知為
有知也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曰岳州夏秋水漲即
生飛蛾蔽空而飛夜見明即投至不可燃燭雖樽俎之
間須臾徧滿久之復投水中俗謂天蛾 南越志曰古
度樹一呼那子南人曰柁不華而實實從木皮中出如
綴珠璫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即實中化蛾飛出亦有
蚊子者

蛾二

增任昉述異記曰楚莊王時宮人一旦化為野蛾飛去
拾遺記曰燕昭王九年王母與昭王遊于燧林之下
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
火狀如丹雀來拂于桂膏之上此蛾出于圜丘之穴穴
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可穿結為佩此即神娥之火也蛾
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王母聚神娥
以瓊筐昭王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許列仙
傳曰園客濟陽人種五色香草服食其實一日有五色

蛾止其上其香未收而生石焉 洞冥記曰武帝既耽

于靈修惟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淳蘇
油和之照于神壇夜暴雨火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燈火
使者舉麟鬚之拂以驅之 原漢書曰有白蛾羣飛蔽

日從東都門至軹道 洞林東中郎參軍周稚珪封蠶

蛾令吾射之 增述異記曰晉永嘉中梁州雨七旬麥

化為飛蛾 宋書曰少帝失德傅亮懷憂懼直宿禁中

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詩以寄志焉

蛾三

增詩唐孟郊燭蛾詩曰燈前飛舞蛾厭生何太切想爾
飛來心惡明不惡滅天若百尺高應去掩明月 賀方
回詩曰鬼蛾來翩翩慕此堂上燭附炎竟何功自取焚
如酷感彼萬物微保生在無欲不見青林蟬飲風聊自
足 元薩都拉燈蛾來詩曰燈蛾勞燈蛾勞粉其面錦
其袍遶燈不去千百遭忽然性命輕鴻毛一鳥死百鳥
號一獸死百獸嗥爾為微物不自覺往來就死何滔滔

燈雖滅燈復多蛾兮蛾兮奈爾何 又曰燈蛾來燈蛾
來透燈不去飛徘徊清光紅焰午夜開忽然性命隨飛
灰平生不傍太陽裏何故趨炎來就死人生有情皆愛
身何苦將身為戲爾

原賦晉支曇諦赴火蛾賦曰悉達有言曰愚人貪生如
蛾投火誠哉此言信而有徵也翔無常宅集無定棲類
聚羣分塵合電馳因溫風以舒散乘遊氣以徘徊于是
朱明御節時在盛陽天地鬱蒸日月昏茫燭曜庭宇燈

朗幽房紛紛羣飛翩翩來翔赴飛焰而體焦投煎膏而
身亡 增唐陳中師燈蛾賦曰餘光可托留影如寄排
朱焰扇輕吹胡縻爛于瞬息為腐餘之容易 范鳴鶴
燈蛾賦曰爾愛候明何不候日光陰不留尚存爾質爾
愛候明何不候月素華將移爾猶不滅何相繼以焚軀
竟不知謀之為拙

增雜文宋林芳田間書曰林子夜對客有粉羽飛遶燭
上以扇驅之既去復來如是者七八終于焦首爛額猶

撲撲必期于死人莫不笑其愚也予謂聲色利慾何啻膏火鑠金有蹈之而不疑滅其身而不悔者亦寧免為此蟲歎哉噫

蜉蝣一

原爾雅曰蜉蝣渠畧

似天牛而小有角 郭氏云似蜚蠊身狹而長甲下翅小有文采故

毛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也

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畧 又曰

蠟蟲也一名蜉蝣蓋朝生暮死 毛詩曰蜉蝣掘閱麻

衣如雪詩義疏曰樊光云是糞中蟲隨陰雨時為之朝

生而夕死

正義曰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其形容甚鮮閱也

大戴禮夏小正

曰五月蜉蝣有殷

殷衆也

增易林曰蜉蝣戴盆不能上

山原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人以數雜

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而泣以益之也增

又曰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

修短各得其志也原廣志曰蜉蝣可燒啖美于蠨蛸

蜉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增王褒聖主得

賢臣頌曰蜉蝣出以陰

蜉蝣二

原賦晉傳咸蜉蝣賦曰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
陋質羗米米而自修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
有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遊

螻蛄一

增本草曰螻蛄一名天螻一名螻 爾雅疏曰螻又名
鼯鼠即今之螻蛄也 孫炎爾雅正義曰螻是雄者善
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食風與土腰以前甚

澁腰以後甚利 埤雅曰螻蛄臭蟲方言曰螻蛄音姪謂

之螻蛄 古今注曰螻蛄一名石鼠 廣志曰會稽謂

之螻蛄 揚雄輶軒絕代語曰南楚間名曰社狗 禮

月令曰孟夏之月螻蛄鳴螻蛄也 蛄蟬也 四月陰氣始動于下故二物應之而

鳴也 詩義疏曰螻蛄謂石鼠亦名五枝 荀子曰梧鼠

五技而窮 法言曰狐狸螻蛄不膾臘皆祭名也言若牛

人則螻蛄不膾 蔡邕勸學篇曰碩鼠五能不成一技

狐狸不膾矣 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

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絕人 類從曰磨鐵致蛄

蛄蛄二

增劉向別錄曰鄒衍言黃帝土德有蛄蛄如牛 搜神
記曰晉廬陵太守龐企自云其祖繫坐獄忽見蛄蛄行
其左右因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蛄蛄
食飯盡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投食與之
數日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掘壁為大穴破械得從
之出亡後遇赦免故企世紀蛄蛄焉 續異志曰晉義

熙中零陵施子然神精辨悟家中作田至獲時作蝸牛
廬于田側守視一夜未眠見一中形丈夫著黃練單衣
袷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即荅云僕姓
盧名鈞家在粽溪邊臨水後掘田塍見大坎有螻蛄斗
許數頭極壯一尤大子然悟曰近日客盧鈞反音則螻
蛄也家在粽溪即西坎也灌以沸湯于是遂絕

蜣螂一

增廣雅曰天柱蜣螂也

一作天社

古今注曰蜣螂一名蛄

蜣一名弄丸一名轉丸能轉土成丸圓正無邪角 本

草曰俗名推丸 埤雅曰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

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僕人
轉車久之輒羽化 格物論曰一種大者名胡蜣螂身

黑而光腹翼有小黃子附母而飛行晝不出而夜出至
人家庭戶中見燈光即飛來一種小者身黑而暗晝出
而夜不出生長沙池澤中狐遇之必盡食之醫家以鼻
頭扁者為良或又以鼻高目深者為良所謂胡羌娘也

莊子曰蜣螂之智在于轉丸而笑之者乃以蘇合為貴
關尹子曰蜣螂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蜣白者
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蜣何白 抱朴子曰
鳴蟬潔飢不羨蜣螂穢飽 衝波傳蜩蜣無鼻而聞香
郭義恭廣志曰交州無蜣螂 墨客揮犀曰蜣螂夜
飛宜避之撞入胃腹或臂股間輒遺子而去人或不悟
子漸隱入肉中為患生股臂間者猶可傳療若入心腹
則不可治也 夢書曰蜣螂財輔以行者

蜣螂二

增摭言曰高渙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念個蜣螂推一個屎塊不上

蜣螂三

增詩宋蘇軾蜣螂詩曰洪鐘起暗室飄瓦落空庭誰言轉九手能作殷牀聲

蜻蚨

增說文曰蜻蚨水蟲可還錢從蟲夫聲 廣雅曰螻蛄

魚伯蜻蚨也 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名蜋蠋如蟬而狀

稍大

似小蟬而長青金色一名蜋蠋一名蠋或名蒲蚨或名魚父

其味辛美可食每

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
近遠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殺其母塗錢子塗貫用錢
則自還 又曰買金銀珍寶則不還 高誘淮南子注

曰用母血塗八十一錢子血塗八十一錢置母用子置

子用母皆自還故謂錢為青蚨 郡國志曰蠋蚨謂之

青鳧東晉曰青鳧可以還飛或云蜻蚨 異物志曰其

雌雄常處不相捨人采得以法制之用塗錢以貨易晝
用夜歸

蝙蝠一

原爾雅曰蝙蝠伏翼也 方言曰蝙蝠自關東謂之伏

翼或謂之飛翼或謂之仙鼠 增又曰自關而西秦隴

之間謂之蝙蝠北燕謂之蠟墨

李氏本草曰
一名天鼠

崔豹古

今注曰一名飛鼠五百歲色白腦重集物則垂頭故謂

為倒挂 原春秋運斗樞曰行失瑤光則伏翼兩頭並

翔廣江淮山瀆之祠則瑤光明伏翼九足 孝經援神

契曰道德遺遠蝙蝠伏匿故夜食 增水經曰交州丹

水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測其遠近穴中蝙蝠大者如

鳥得而取之使人神仙 拾遺記曰岱輿山有五色蝙

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掛黑者如

鳥至千載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

止于石穴 述異記曰荊州清溪秀壁諸山山洞往往

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鴨按仙經

云蝙蝠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銀棲即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 原天中記曰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增神異秘經曰百歲蝙蝠于人口上服人精氣以求長生至三百歲能化形為人飛遊諸天 原吳婁縣記曰太湖東邊別小山名曰洞庭有三穴中有大蝙蝠如鳥拂救人火 臨海記曰黃石山泄水東南五峴路口有鐘乳穴中伏翼大如鷺鳴 增北戶錄曰紅蝙蝠出瀧州背深紅色惟翼脉淺

黑多雙伏紅蕉花間采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
為媚藥 變化自然論曰蝙蝠夜值庚申乃伏 原吳
氏本草曰伏翼或生人家屋間立夏後陰乾治目令人
夜夜有光 增范注治瘡方曰蝙蝠七枚合搗五百下
發日雞鳴服一九日中一九遇發乃與粥清一升耳
空同子曰空同子之廬有蝠焉多而穢令撲焉撲者無
始而有終問焉曰始撲之逐焉逐逐擾擾其獲也少終
立廬之中俟焉至撲之故其獲多甚哉一之應萬也

蝙蝠二

增獨異志曰明皇朝有張果老先生不知歲數出于邢州帝迎于內敬禮甚至問無不知一旦有道士葉靜能亦多知解帝問果老何人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

幽明錄曰宋初淮南郡有物髡人髮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置糲以塗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絕觀之屋簷下已有數百人頭髻 烏臺詩案曰蘇舜舉知臨安縣獻役鈔規例于轉運副使王庭

老王不喜命急足押出城後遇蘇軾云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押出蘇問訓狐事舜舉云自来聞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為旦日入為夕蝠以日入為旦日出為夕爭之不決訴之鳳皇至路次逢一禽語燕曰不須往訴鳳皇渴睡却是訓狐權攝意以譏庭老如訓狐不知是非也蘇贈舜舉詩曰鋪糟睡方熟酒面喚不醒奈何効燕蝠屢欲爭晨暝

蝙蝠三

增似鼠

正字通曰蝙蝠似鼠而黑棲屋簷隙中又謂之簷鼠

如鴉

續博物志曰唐人陳子真

得蝙蝠大如鴉食之一夕大瀉而死

食蚊

正字通曰蝠肉翅無羽觸物輒墮力不能復起夏月羣飛

捕蚊食之雅俗稽言曰其糞皆蚊目睛名夜明沙

合丹

續博物志曰宋劉亮合仙丹須白蟾蜍白

蝙蝠得而食之立死

入穴為鼠出穴為鳥

正法念經曰譬如蝙蝠人捕鳥時入穴為

鼠人捕鼠時出穴為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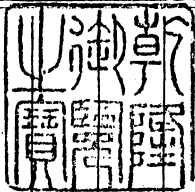
日入為旦日出為夕

詳前鳥臺詩案

蝙蝠四

原賦魏曹植蝙蝠賦曰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

鳥不似二足為毛飛而含齒巢不哺鰕空不乳子不容
毛羣斥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憑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

四十八至
五十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_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陸維新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八

蟲豸部四

蟋蟀 叩頭蟲 尺蠖 蟻 蚯蚓 蛙

蟋蟀一

原爾雅曰蟋蟀蜚也 方言曰楚謂蜻蛉為蟋蟀或謂之蜚南楚謂之王孫即趣織也 增埤雅曰蟋蟀一名

吟蜚秋初生得寒乃鳴 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莫詩義疏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目有光澤如漆有角

翅幽州人謂之趣織督造之言也里語促織鳴懶婦驚

增幽風曰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

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原禮記曰季夏之月蟋蟀

居壁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莎雞之類世謂之蜻

蛸 增易通繫卦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趣婦

女織績女工 易通卦驗立秋蜻蛚鳴白露下蜻蛚上

堂 原京房占七月建申律為夷則蟋蟀鳴 增詩義

問曰蟋蟀食蠅而化成 春秋潛潭巴曰蟋蟀集天子

無遠兵 搜神記曰朽葦為螻 蠱海集曰蛭近陰依
於土以陽而為聲故背翅鳴然其性陰妬故相遇必爭
鬪

蟋蟀二

增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曰每至秋時宮中妃嬪輩競
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
民之家皆效之 負暄雜錄曰鬪蛭之戲始於天寶間
長安富人鏤象牙為籠而蓄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

蘇軾和弟子由記園中草木詩注八月十一日夜方
和此詩夢與弟遊南山出詩數十篇夢中甚愛之及覺
惟記一句云蟋蟀悲秋菊 類書纂要曰賈似道於半
閒堂鬪蟋蟀

蟋蟀三

增王孫

素璫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蔭見之曰王孫蟋蟀也

嬾婦

古今注蟋蟀濟南人謂之嬾婦

代簫管

高僧傳曰道贲聞此聲足代簫管

趣

織續

詳易通繫卦

吟秋

古詩曰蟋蟀似吟秋

泣露

詩餘曰蛩聲泣露驚秋枕

蟋蟀四

增詩唐杜甫促織詩曰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
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
急管感激異天真白居易促織詩曰幽砌憑依託眇
躬悲秋聲韻夜生風一天霜月淒涼處幾杵寒砧斷續
中莫動離愁添旅況好資直諫悟宸衷惜渠止解能催
織不識窮簷機軸空宋張耒莎雞詩曰金風肇殘伏
玉樹正秋涼嚶嚶草間蟲感時振衣裳楚客萬里思夜

吟怨黎牀勞勞終夕語共此簷月光孤輪曳獨繭折管

韻哀鋁辛苦幽父兄無衣畏風霜 楊萬里促織詩曰

一聲能遣一人愁終夕聲聲曉未休不解繅絲替人織

強來出口促衣裘 金周昂促織詩曰促織來何處秋

風暗與期苦吟人不解多恨爾如知獨枕難安夜寒衣

欲及時凌晨攬清鏡一半已成絲 明楊基舟中聞促

織詩曰促織來何處哀吟近短篷不堪為客裏況復是

舟中殘夢寒衾月孤燈夜枕風此時鴈欲斷恨不耳雙

聾

原賦晉盧諶蟋蟀賦曰何茲蟲之資生亦靈和之攸授
享神氣之么茲體含容之微陋嚶嚶咧咧翩翩翩翩候
日月之代謝知時運之幹遷

增唐張隨蟋蟀鳴西堂

賦曰歲云秋矣秋亦暮止西堂寂聽之時蟋蟀寒吟之
始紛稍稍以驚節洞嚶嚶以橫耳若夫八月在宇三秋
及門清韻畫動哀音夜繁潘生感而增思宋玉傷而斷
魂于時招搖北馳河漢西瀉煙澄寥廓露肅原野背暑

而出爾草間驚寒而入我牀下 宋楊萬里放促織賦

曰楊子朝食既徹步圃而嬉遙見一二稚子集乎遠華之堂環焉其若圍俯焉其若窺躡焉其若追也楊子趨而往視之蓋促織之始生而尚微墮地而未能飛者也嘉遯而不仕故高步而不卑辟穀而不飪故癯貌而不肥既蚱蟴其修髯亦翡翠其薄衣彼其短臂而頸甚長是故將進而趙趙翹立而孤危也楊子笑謂稚子曰汝豈識之乎是固夫霜淒露感而恤緯征人之裳者歟身

勤心苦而提耳女工之荒者歟晝闕宵喧自基而徂堂
者歟多言強聒身隱而聲彰者歟若悲若怨若憤若歎
而吟嘯秋夕之清長者歟奚失據於幽茂而陟身於躡
藉若是其幼且孱也乃命稚子藉以羽扇還之叢間見
密葉其躍如曝冬日其欣然穉子反命曰是蟲若子產
之魚圉圉焉洋洋焉矣使稚子反視之至則行矣

叩頭蟲一

原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吐血皆

從所教如似稽顙故俗呼為叩頭蟲 增墨客揮犀曰
叩頭蟲亦能入耳為患有人為蟲入耳自謂必死乃極
其家所有恣情耗蕩凡數年家業盡破蟲出疾愈乃叩
頭蟲也

叩頭蟲二

原賦晉傅咸叩頭蟲賦曰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
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讎無咎生於惕
厲悔愆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貨所以解紛而免尤

韓信非為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為讎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恒跼蹐以祇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尺蠖一

原爾雅曰蠖尺蠖也俗呼度蟲

度音鐸蠖音之誤也

易曰尺蠖

之屈以求伸也

郭璞注方言曰尺蠖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木葉上今螺贏所負為子者

增埤雅曰尺蠖屈伸蟲也一名唧蟻又呼步屈似蠶食

葉老亦吐絲作室舊說尺蠖之繭化而為蝶此猶蛹之

變蛾爾又漢志尺者隻也蠖之義蓋取諸尺今人布

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蠖豈倣是乎原

晏子弦章謂景公曰尺蠖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

增亢桑子曰夫俗隨國政之方圓猶尺蠖之於葉也

尺蠖二

增賦晉傅玄潛通賦曰尺蠖屈體以求伸 原宋鮑照

尺蠖賦曰智哉尺蠖觀機而作伸非向厚詘非令薄當
靜泉渟遇躁風驚起軒軀以廣跨伏累氣而併形故身
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就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
而應何慮何思 增唐人尺蠖賦曰順時而出就暖而
長吐微絲以逍遙蹙緩步而來往當靜泉澄遇躁風興
屈伸進退翼翼繩繩同吹萬而生養體抱一以含弘
原贊晉郭璞尺蠖贊曰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

體此屈伸論配龍蛇見歎聖人

增雜文張協七命曰螭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

蟻一

原爾雅曰螻蛄

赤駭蚍蜉

蜚飛蟻

有翅者

其子蚍

方言曰

其塲謂之坻或謂之垤

禮記曰服脩蚍醢

增學記

曰蛾子時術之

注蛾蚍蜉也

原大戴禮曰十二月玄駒賁

玄駒者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焦贛易林曰震之蹇

蟻封穴戶大雨將集

又蚍蜉戴粒留不上山推却蹶

損乃傷其顏 增莊子曰東郭問曰道安在曰道在蟻

蟻

蟻有君臣之義故其字從義

又得時則蟻行

蟻行遠遲有序需而不速故君子之

得時其庶於進如此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

關

尹子曰聖人師戰蟻置兵

埤雅廣要曰蟻酣戰不解有行列隊伍

抱朴

子曰蟻有無弱之智 又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純鈎

原符子曰東海有鼈焉冠蓬萊而遊於滄海騰躍而

上則干雲沒潛而下於重泉有紅蟻者聞而悅與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鼈之行月餘鼈潛未出也數日風止

海中隱淪如岳其高際天或遊而西羣蟻曰彼之冠山
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逍遙乎封壤之巔歸伏乎窟穴之
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己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
之乎 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
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右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
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
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左迴焉 廣志曰有飛蟻有
木蟻古曰黝駒者也又有黑黃大小數種 增古今注

曰牛亨問蟻曰黝駒何也答曰昔河內人見有人馬數
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
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蟻為黝駒也 原山海經

曰朱蟻其狀如蟻

蟻蚋
蟻也

在崑崙墟

吳錄曰九真移風

縣有土赤如膠人視土知蟻因壅以木樹其中則蟻緣
而生漆堅凝如螳螂子蟬蛸折漆以染堅凝絮其色正
赤所謂赤絮則此膠也 博物志曰白蟻聞竹雞之聲
化為水 增酉陽雜俎曰秦中多巨黑蟻好鬪俗呼為

馬蟻 又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能舉等身鐵 北戶

錄曰廣人掘大蟻卵為醬名曰蟻子醬 元稹詩集曰

巴蟻衆而善攻櫟棟往往木容完具而心節朽壞屋居者不省其微而禍成傾壓 倦遊錄曰嶺南暑月欲雨

則朽壤中白蟻蔽空而飛入水翅脫即化為鰕土人遇夜於水次秉燭蟻見火光悉投水中則以竹漉取搏之每搏以豚鬻糝之為鮓號天蝦鮓又有大赤蟻作窠於木梢如數升器者取其卵并蟻以糝泊薑鹽釀焉云味

極辛辣 物類相感志曰馬螳畏肥阜 又煇炭斷道
行蟻自回 化書曰螻蟻之有君臣也一拳之宮與衆
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
疑與衆戮之 詞林海錯曰蟻名螻蟻一名石宮大者
為蚍蜉小者為蛾蟬齊魯之間謂之蚍蜉梁益之間謂
之黝駒 楚辭曰赤蟻若象

蟻二

原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

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遂得水 增伏候古

今注曰漢光武建武元年山陽有小蟲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樹枝而死乃大蟻也 原異苑曰桓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披鎧持檠乘具裝馬從毘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為羣部障指麾更相撞刺馬既快人亦便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量力所勝取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窟中謙後

誅滅 齊諧記曰當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

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惶遽昭之
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
當躡殺之昭之意甚憐此蟻中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
人來謝云僕不慎墮江慚君濟活僕是蟲王君若有急
難之日當見告語後昭之遇事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
之遂得免 增五行記曰後魏顯宗天安元年六月兗
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鬪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

死 又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鄴下有黃蟻與黑蟻鬪

黃蟻盡死 唐傅亮靈應錄曰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

神一日至其所見著黃女子民問何許人答曰非人廁
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蛄言否民謝之
曰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
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之所側耳聽之
必有所得良久乃滅民明日見一柱礎下羣蟻紛紜憶
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

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
鋌此後不更聞矣 厚德錄曰宋庠春試有胡僧相之
曰公丰神頗異如曾活數百萬命者庠曰貧儒何力及
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庠俯思良久乃笑而言
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吾戲編竹為
橋以渡僧曰是也小宋今年必首捷公終不出其下比
唱第小宋果中魁選章憲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以
大宋為第一小宋宋祁也

蟻三

增募羶

趨穢

莊子曰蟻募羊肉羊肉羶也曰蟻以雨至而酣戰附羶趨穢

格物論頃刻羣

集

觀螯

制鯨

上詳蟻一符子之鯨蕩而失水則為螻蟻之所制

韓詩外傳曰吞舟

棄知

娛意

于蟻棄知于魚得計于羊棄意言慕人與使人慕之皆不可為也

下見後應

璩與曹
昭伯戲

如樓

若宮

酉陽雜俎曰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見蟻樓高二尺餘又埤雅廣

要曰蟻居如樓
徑二尺餘孔穴通連若欄楯樓臺之狀號曰蟻宮者有

西京雜錄曰西京化度廢寺有礧石

人見大蟻萬計羣聚皆金色因掘地及泉得此石焉

潰隄

撼樹

上詳蟻一韓愈詩

曰蚍蜉撼大樹
可笑不自量

力舉鐵

翅若金

上詳蟻一酉陽雜俎曰

有冉端者因營葬掘地遇蟻城方丈堆堞皆具工若雕刻中有街徑樓閣二大蟻居樓閣中一紫色足翅皆如

金

行磨上入硯中

上詳蟻一周髀家云異閭集曰徐元之夜讀有人物如粟粒

數百皆具甲冑擁一赤幘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蚘蚘王欲觀漁於紫石潭顧左右索漁具凡數百齊入硯中獲小魚數千頭元之以書卷蒙之執燭以觀一無所見捨卷而寢寐間忽被甲士逮去其王曰蚘蚘王其官有馬知元壁飛其居有侯雨殿凌雲臺夢覺明日掘得蟻穴如三石圭盡焚之

聚土成峯

知雨室穴

埤雅廣要曰詩曰鸛鳴于垤垤蟻塚也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峯鸛見之長鳴而喜又京

房易占蟻無故當道若門戶城郭積土水且傷人易埤雅廣要曰蟻取小蟲入穴輒環垤室穴蓋防其逸亦室

雨一名蟻封傳曰蟻封盤馬

蟻四

增六槐

樂善錄曰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俄至一城榜曰大槐安國王以公

主妻之命典南柯郡無何公主死方悲悼間忽然驚覺命發槐下果有一穴中有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又窮其穴東上南枝即南柯郡也大駭掩之

養柑

雞肋編曰廣州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嘗

患小蟲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蛀故園戶多買蝱予人遂有收蝱而販者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傍俟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蟻

巨蟻

續博物志曰馬緒謫潮得巨蟻長尺餘鹽漬之

歸誇
北人

蟻五

增詩唐元稹巴中蟻子詩曰蟻子生無處偏因濕處生
陰靈煩擾攘拾粒苦讟諱牀上主人病耳中虛藏鳴雷
霆翻不省聞汝作牛聲 又曰時術功雖細年深禍亦
成攻穿漏江海啗食困蛟鯨敢憚檠檠蠹深藏柱石傾
寄言持重者微物莫全輕 又曰攘攘終朝見悠悠卒
歲疑詎能分牝牡焉得有螻蛄徙市竟何意生涯都幾
時巢由或逢我應似我相期 宋劉克莊穴蟻詩曰穴
蟻能防患常於未雨移聚如營洛日散似去邠時斷續

緣高壁周遭避淺池誰為謀國者見事反傷遲 鮑照

詩曰蟻壤漏山河 蘇軾詩曰護此一蟻缺 楊萬里

觀蟻詩曰偶爾相逢試問途不知何事數遷居微軀所
饌能多少一獵歸來滿後車 又曰一騎初來隻又雙

全軍突出陣成行策勲爭報千夫長渡水還爭一葦航
原賦晉郭璞蚍蜉賦曰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遍麗
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淫奕奕交錯往來行
無遺跡驚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賁

比而不懼龍劍揮而不恐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
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奇膠於九真流瀨
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濟齊國之窮
師遊東山之高垓感萌陽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
蟲之愚昧乃識先而似哲 增唐李德裕虬蟬賦曰稟
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嘗濟齊師之乏曾聞偽德之
羶覩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
者得而稱焉戴粒而遊若巨鼇之冠神岳繞磨而行若

日月之麗清天若乃依垤緣壁淫淫奕奕其聚無聲其
行無迹值晏溫而出遊當祁寒而入隙迅雷作而不駭
微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藏止若羣羊之聚進
如旅雁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之可制無其勢也雖蛭
蟻而不傷

增文宋姚鎔喻白蟻文曰蟻之白者號曰蛇虎族類蕃
昌其来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為室有嘴至剛嚙木為糧
吾嘗窺其窟穴矣深閨邃閣千門萬戶離宮別館複屋

修廊五里短亭十里長亭繚繞乎其甬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玲瓏乎其蜂房嗟爾之巧矣盛則盛矣然卵生羽化孳育而未息鑽椽穴柱不盡嚼而不已遂使修廊為之空洞廣廈為之頽圯雖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親無閨門同氣之闕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遜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未雨則含沙負土先事而綢繆智識靈也其徒羽化則空穴餞之於外有同室之義也既靈性之不泯宜善

言之可施今與爾畫地為界自東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數倍蓰請遷種類以他適毋入範圍而肆窺增書魏應璩與曹昭伯牋曰昔陳司空為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遊蟻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

蚯蚓一

增爾雅曰螻蛄豎蠶 孟子曰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禮月令曰孟夏蚯蚓出仲冬蚯蚓結注云結屈也天寒蚓入穴首夏陽動則首上其身屈曲也 大

戴禮曰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
用心一也 古今注曰蚓一名蜜蟪一名曲蟪善長吟
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鳴砌亦呼為塞蚓 高誘
曰蟪蚯蚓也生平土一名蝻一名蜚蟪一名螳蟪一名
曲蟪一名胸虂一名土龍又名蜷蟪白頸是其老且大
者也 本草曰一名地龍子其屎呼為蚓樓 本草注
曰蚯蚓食細土無砂石 埤雅曰蚓善引或從蟪志曰
引達於寅也 考工記注曰却行蟪屬蚓土精也其為

物不息引而後伸

淮南子曰苓皮蟪脂魚鰲自聚

注曰

取苓皮漬水斗半燒石如炭狀以蟪脂置苓皮水中七日後置治則魚鰲自聚矣

慎子曰騰

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所乘故也

抱朴子曰蚯蚓見軍中尤多者軍罷入宜備反叛 又

曰蚯蚓無口而揚聲

劉賓客嘉話曰瓊州地名胸腮胸

腮蚯蚓也故土多此蟲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

而鳴其形胸腮

潛確類書曰唐以開州盛山郡多胸腮蟲改為胸腮郡

酉陽雜

俎曰有蟲名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鑷背

上有黑黃爛稍觸則斷嘗趁蚯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

良久蚓化惟腹泥如涎有毒雞食輒死俗呼土蠱

爾雅疏作

土古席上腐談曰按月令螻蛄鳴蚯蚓出蓋蚯蚓與螻

蛄同處鳴者螻蛄非蚯蚓也吳人呼螻蛄為螻蛄故諺

云螻蛄叫得腸斷曲蟾乃得歌名 蒙齋筆談曰余居

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蚯蚓之為百合

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自有知為無知也

物類相感志曰阜螽江東呼為蚱蜢與蚯蚓雖異類

而為雌雄蚯蚓鳴則阜螽跳躍 蠱海集曰蚯蚓二竅

一前一後前竅雖一而備五用焉視聽嗅食歌蓋全受
土氣以生也 歲時記曰五日午時于韭畦面東不語
取蚯蚓乾之謂之六一泥為魚鯁者以少許擦咽外即
消 類從曰蚯蚓之塵背灑起霧 廣志番禺記曰閩
越江北山間蠻夷啖蚯蚓脯為羞容州人好食蠶土人
以為語或云以蚯蚓為之 范成大詩注曰峽中蚯蚓
之盛無如雲安江濱瀆壤戢戢無際

蚯蚓二

增呂氏春秋曰黃帝時大螾見土氣勝故其色尚黃
異苑曰益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取水
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但有女著青
裙白領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之見一青
色白纓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嘗以一奩香見遺氣甚
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于時咸以雙暫同阜螽矣
述異記曰劉德願兄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

年五月忽有蚓數十登其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
嘗見也蚓竝張口吐舌大赤色其年八月與德願竝誅
廣五行記曰陳後主時隋軍至江蚯蚓盡出森如植
箭唐牛僧孺幽怪錄曰隋來君綽夜行投宿野人家
主人曰威汚蠖奴曰蝸兒館之甚厚翌視其處乃陂澤
沮洳有蚓蝸螺在焉酉陽雜俎曰上都渾瑊宅戟門
外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夏月霽後有蚓大如巨
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引領數百條如索緣樹枝幹及

曉悉入穴時或衆鳴往往成曲 宣室志曰寶歷初長

沙有民王叟者耕於野為蚯蚓螫其臂楚甚馳歸夜呻
晝吟者凡旬餘有醫者云此毒之甚者茲且深矣吾不
得而知也後數日忽聞臂有聲幽然而微若蚯蚓者又
數日其聲益大如合千萬音其痛亦隨而多焉是夕乃
卒 本草曰昔有病腹大夜聞蚯蚓鳴於身有人教用
鹽水浸之而愈崇寧末隴州兵士暑中在倅廳前跣立
為蚯蚓所中遂不救後數日又有人被其毒博識者教

以先飲鹽湯一盃次以鹽湯浸足乃愈 玉堂叢語曰

劉先生俊為國子監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

子

蚯蚓三

增如虹

世紀曰黃帝時蟻大如虹索隱曰蟻土精大五六圓長十餘丈

化蛇

張耒續明道雜

志曰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蓋類首而非也土人云此蛇乃老蚯蚓所化無甚大

者其大不過如大蚓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

有足

酉陽雜俎曰段成式從伯父唐太和

三年任廬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長可二三丈白項當項下有两足正如雀脚步於垣下經數日方

死

露齒

又曰段成式姪女乳母阿使本荊州人常言小時見其姪孔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

足如蛇長尺五行疾于常譙惡殺之其年譙母死及兄叔俱不得活

蚯蚓四

增詩唐杜甫詩曰蚯蚓上深堂 宋梅堯臣詩曰蚯蚓

在丘穴出縮常自盈龍蟠亦以蟠龍鳴亦以鳴自謂與

龍比恨不頭角生螻蛄似相助草根無停聲聒耳夜不

寐每夕但欲明天地且容蓄憎惡惟人情 王安石詩

曰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 范成大詩曰

蚓吐無窮壤 蘇軾詩曰蚯蚓竅作蒼蠅聲

增賦唐東方虬賦曰惟陰陽之播氣實萬類以呈形有
微蟲之稟質應甲子而濕生雨欲垂而乃見暑既至而
先鳴乍逶迤而鱗屈或宛轉而蛇行內乏筋骨外無手
足任性行止物擊便曲徒進退而皓首竟不知其所欲
東西詰屈南北蚤緣上食塵塊下飲淵泉應軒轅土德
之王入蔡邕勸學之篇其體甚微其用至專瑾泥塗以
自保觸鹽滋而罔全豈造化之賦命信歸之於自然

增贊晉郭璞蚯蚓贊曰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
淫於阜螽觸而感物乃無常雄

增雜文宋歐陽修廬陵雜記蚯蚓食土飲泉其為生也簡
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
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豈其生之陋而自悲
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
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
吾於是乎有感

蛙一

增爾雅曰在水曰黽

又科斗活東

蝦蟇子也

周禮曰蝮

氏掌去鼃黽焚牡菊以灰灑之則死注曰齊魯之間謂

鼃為蝮黽耿黽也

本草曰蝦蟇一名蟾蜍一名醜一

名去甫一名苦蠶

衍義取睂間有白汗謂之蟾蜍

又曰鼃其色青腹細觜尖後腳長故善躍大其聲則曰

蛙小其聲則曰蛤圖經似蝦蟇而背青綠色俗謂之青

蛙亦有皆作黃文者人謂之金線蛙大腹而色青者俗

名土鴨其鳴甚壯黑色者南人呼為蛤子食之至美即
今所謂之蛤亦名水雞是也閩粵浙東人以為珍饈小
形善鳴喚者名鼃子 韓詩外傳曰嫵婉之求得此戚
施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也 河圖曰蟾蜍去月天
下大亂 春秋運斗樞曰紀乖政則蟾蜍月精四頭感
翔 王莽傳曰紫色蛙聲餘分閏位 史記日月為刑
而佐日見食于蝦蟇 莊子曰井蛙不可以語海者拘
于墟也 又曰坎井之鼃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子跳

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

泥則投足滅跗𧈧𧈧與科斗莫吾若也且夫擅一壑之

水而跨時埽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足已先繫矣於是逡巡而却

告以東海之樂於是坎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

自失也 列子曰若蛙若鵽得水為監得水土之際即

為蠅蠓之衣 文子曰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

蝦蟆蛙黽日夜恒鳴口乾舌擗而人不聽之今觀晨雞

待旦而鳴天下俱動多言何益惟言之時也 淮南子

日月照天下蝕乎詹諸

注詹蝦蟇也

又曰鼓造辟兵壽盡

五月之望

鼓造蝦蟇也

抱朴子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

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午時取之

陰乾百日以左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

兵若敵人射已弓矢皆還自向 又曰蟾蜍壽三千歲

古今注曰蝦蟇子一名科斗一名懸針一名黝魚形

圓而尾尖尾脫則脚生

埤雅廣要曰亦云活即師其頭圓其色黑始出則有尾無足稍

大則足生月大則生前兩足月小則生後兩足併頭尾
言之狀如斗也古科斗文取象於此 潛確類書曰科

斗一名丁子 又曰
聞雷震則尾脫足生

天中記曰蟾蜍頭生角得而食

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 衡波傳曰蝦蟇無腸龍蛇類

也 酉陽雜俎曰蝦蟇聲抱 續博物志曰蝦蟇之肪

塗玉即軟肪不可得取肥者煎膏亦可 通志曰有一

種生山谷中黑色肉紅名石鱗魚竝可食 唐尉遲樞

南楚新聞曰百粵人好食蝦蟇凡有筵會斯為上味先

於釜中置水次下小竿煎之候湯沸即投蝦蟇乃抱竿

而熟謂之抱竿羹又云疥皮者最佳投於沸湯即躍出其皮自脫乃可以脩饌時有一隻大以為不可云切不得脫去錦襖子其味絕珍聞者莫不大笑 桂林志曰桂人好食蝦蟇仍用乾菌為糝赴食者至以餘俎包歸遺兒女雖汚衫不恥 玉堂閒話曰徐之東界接沂川有溝多盤車溝有水水有蛙大可如五石甕目如盃昔嘗有人於其頂上得藥服之度世 游宦紀聞曰睢州人水中釣蝦蟇置籃中皆兩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

之旋即相負如初市間以為珍味成都人最重之以料
物和酒炙之曰炙蟾括蒼亦以為珍品名曰風蛤 又
曰德興有毛山廣袤數百里每歲夏間山旁人夜持火
炬入深溪或山洞間捕大蝦蟆名曰石撞 倦遊雜錄
曰嶺南人嘗食蝦蟆易其名曰蛤蚧 洽聞記曰蝦蟆
大者名田父能食蛇蛇行田父逐之蛇不得去田父銜
其尾久之蛇死尾後數寸皮不損肉已盡也 冷齋夜
話曰蝮今御所食蛙也此何等物而竟以供玉食何也

物類相感志曰五月五日收蝦蟆能治瘡疾又治小兒疳 父子雜說曰父子浮於海夜泊島嶼中有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水族有尾者皆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投荒雜錄曰南方有水族狀如蛙其形尤惡土人呼為蛤食之味美如鷓鴣治男子虛勞 宋周遵道豹隱紀談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柳鼓交作謂之

墓更此即六更也

蛙二

增張衡靈憲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是為蟾蜍 史記曰趙襄子以尹鐸有寬政於晉陽其心必和乃守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沉竈產蛙民無叛意 韓子曰越王勾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為之式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蛙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之有勇者

乎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與荆軻至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蛙太子令人捧盤金軻用投鼃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漢書志曰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蟇羣鬪是歲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

霍光傳曰霍山云丞相擅減宗廟羔兔鼃此可以罪也後漢書曰馬援為隗囂使公孫述歸謂囂曰子陽并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東觀漢記曰彭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無所得張璠

漢記曰靈帝鑄天祿蝦蟇吐水於昌平門外 廣古今

五行志曰晉孝武太元八年義興人周容有一女年十八九性嗜膾噉之恒若不足後嫁許纂以食膾故家為之貧家人疑婦非人命歸宗路見畧師取魚作鮓著案上可有十許斛便於車中下一千錢以與魚主人令搗虀乃下車熟食五斗生食五斗當啗五斛許便極悶臥須臾踞地大吐水忽有一蟾蜍從吐而出遂絕不復啗病亦愈 晉中州記曰惠帝為太子在華林園聞鳴蛙

聲問左右曰此鳴為官乎為私乎太子家令賈裔對曰
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惠帝令曰若是官蛙可給廩
先是有讖云蝦蟆當貴宋書曰張暢弟收嘗為獬犬
所傷醫云食蝦蟆膾收甚難暢含笑先嘗收因此乃食
傷亦即愈南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風韻清疎不樂
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南有山池春日蛙鳴或問之
曰欲為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
效仲舉僕射王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羣蛙鳴晏曰此殊

聒人耳答曰我聽君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 南史

曰卞彬賦蝦蟇云紆青拖紫名以蛤魚世以比令僕也
又云科斗唯唯群浮閭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
諮事也 又曰沈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中年
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
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
王又曰欲其復鳴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
三國典略曰周天和二年齊武安妖人與其徒偽云

盲瞽因飲泉水下得金佛其瞽遂愈于是遠近信之男女霧集水中有黃色蝦蟆如金色乍作乍沒齊武安及百官以下莫不敬之 朝野僉載周張元一腹癰而脚短項縮而眼突吉頊目為逆流蝦蟆 隋書曰煬帝在東宮數有妖變乃命衛尉少卿蕭吉禳邪氣于宣慈殿座祭神是時孟冬地久無水乃有蝦蟆從西南來入至座忽然而失 瀟湘錄曰唐高宗常患頭風令宮人修藥餌初穿地置鑪忽有一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

書武字帝命放於苑池宮人別穿地得蝦蟇如初帝深
以為不祥命殺之其夕宮人暴卒武后竟革命 五行
記曰神龍中渭水有蝦蟇大如鼎里人聚觀數日而失
酉陽雜俎曰李揆乾元中為禮部侍郎嘗一日坐于
堂之前軒忽聞堂中動蕩喧呖執燭入視見一蝦蟇大
如二斗釜即命人以大銅盆覆之客曰蝦蟇月中之物
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
明啓視之已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又曰長慶中有人玩八月十五夜月見光屬於林中如
匹練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蟆疑是月中者宣室
志曰太原石憲者以商為業長慶二年夏行雁門關暑
甚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被褐謂憲曰我廬於五臺
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實清暑之地能偕我遊乎憲即與
行至其地見群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吾徒浴其
中以蕩炎燠憲竊怪群僧狀貌無一異者已天暮有一
僧曰欲聽吾徒之梵音乎憲然之群僧即於水中合聲

而噪食頃有二僧挈憲手皆浴冷甚驚寤則衣盡濕明日西行聞道中蛙鳴甚類所謂梵音者往尋之行數里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儼昨僧也憲曰此蛙能幻形以惑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北夢瑣言曰新繁

縣有東湖李德裕為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蝦蟆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 五行記曰唐懷州凝

真觀東廊下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往聞柱中有蝦蟇聲不知的處後因樹柯壞易之厨人斫以為薪柱中得一蝦蟇其柱先無孔也 嶺表錄異曰唐林藹為高州太守有鄉野小兒牧羊聞田中有蛤鳴牧童遂捕之蛤跳入一穴中遂掘之乃蠻酋冢也得一銅鼓其色翠綠土射數處損缺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疑其鳴蛙即銅鼓精也 唐陸勲志怪錄曰沈慶校書言境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恒或歌或哭裸形奔馳抓毀面

目遂召巫者治之結壇鳴鼓呪禁之次有一乘船者偶泊門首枕舷而卧忽見陰溝中一蟾蜍大如椀朱眼毛脚隨鼓聲作舞乃將篙撥得縛于篷板下聞其女叫曰何故縛吾婿船者乃叩門語其主曰某善除此疾主深喜厚酬之船者乃以油熬其蟾女遂瘥 儆戒錄曰偽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者家富於財嘗有人假貸錢一萬弘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貨之足奉價泰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放

蝦蟇於江中經月餘泰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蟇也茅亭客話曰蜀有村夫鬻白蝦蟇甚大兩目如丹皆云肉芝也有醫工買歸慮其走逸以大石白合於地至曉石白透明如燭籠醫工駭愕齋沐負鐺挈蟾辭家入青城山不知存亡東坡志林曰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迫於飢困遂棄於道左空塚中而去歲定還鄉過此欲收其骨則兒尚活且肥健逾前視塚中有竅一滑易如蛇鼠

蟲出入有大蟾蜍大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呼
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耳 冷齋夜話曰中貴楊戩喜
浴於池人不得見一日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牀
上乃一大蝦蟇大可一牀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為之
驚仆而蝦蟇已復變為人乃戩也因以一銀毬與之戒
勿為人言 墨客揮犀曰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在錢塘
日初禁之自是池沼之間龜不復生文通去州人如故
池蛙復盛人因謂天生是物將以資人食也食蛙益甚

朱或可談曰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龜也中
州人每笑之有宗子任浙官取蛙兩股脯之給其族人
為鶉腊既食然後告之由是東南謗詖少息或云蛙變
為黃鵠輟耕錄曰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為濠百畝許
在郡城南曰南池池之旁可居舊為里人屋歸附後達
魯花赤滅撒據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羣蛙聒耳寢食不
安今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朝京回因以朱書符篆於
新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蛙勿再喧自是至今寂

然

蛙三

增生釜

遊池

范丹家貧釜中生龜
楚辭曰蝦蟇遊于藥池

音猛

性熱

埤雅廣要曰黽善怒故音猛而謂努力為黽又曰其鳴聲哇淫故曰蛙北戶錄注曰蛙性熱甚補人人有折其足于瓶中以養之不三五日其損如故亦有以酥煎食者

食蝗

捕蟬

蝦蟇能食蝗故

禁捕 避暑錄詒曰晏元獻為參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一日遊渦水見龜有躍而登木捕蟬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墮地遂作蜩蛙賦畧云匿藪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連獲終扼吭而弗制

鬪蛇

化鵲

酉陽雜俎曰先天二年六月京師朝堂磚下有長蛇出長丈餘有大蝦蟇

如盤而目赤如火相與鬪俄而蛇入于大樹蝦蟇入于草蛇蝦蟇皆陰類朝堂出非其所也淮南子曰蝦蟇

為鶉水蠱為螻蛄皆生非其類惟聖人知其化螻蛄音聰七

制蚤

去蚊

陸氏云燒蝦蟇

可以制蚤又淮南子曰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也天中記曰

蝦蟇淮南謂之去蚊

聒子

懷土

郭璞云蝦蟇曳腸水際草上纏繳如索曰見黑點漸深至

春水時鳴以聒之則科斗皆出謂之聒子俗說曰蝦蟇懷土雖取以置遠郊一夕復還其所字說云雖或遐

之常慕而反

錦襖

綠衣

詳蛙一南楚新聞山堂肆考曰有以蝦蟇充御膳者忽夢綠

衣人數百乞貸命後方悟其為蝦蟇因禁採捕

陰蟲

坐魚

陸機漏刻賦曰伏陰蟲以承波

吞恒流其如揖孫綽銘曰靈虬吐注陰蟲承瀉陸倕銘曰靈虬承注陰蟲吐喻翰曰陰蟲蝦蟇也正字通曰

蛤魚坐魚鼈別名以其性好坐也

兩翅三足

拾遺記曰太始元年魏帝為陳留王之歲

有頻斯國人來朝其國有丹石井井水中有白蛙兩翅常去來井上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白蛙化為雙白鳩入

雲望之遂滅

馮玉雲金溪記曰孫願夜行橫塘見池

外數步有一小坎正涵北斗有蝦蟇數十共來飲吸願

異之明日復來坎所訪求得三足蝦蟇數十潛確

類書曰蟾蜍三足蟇也本草云其髓可以愈痼疾

努眼脹腹

接腋持頤

艾子雜說曰艾子使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為強秦所侵如之

何則可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龍

王逢一蛙于海濱蛙問曰王之居處如何王曰珠宮貝

闕翬飛璇題王復問汝之居處何若蛙曰綠苔碧草清

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王曰喜則時降膏澤使

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內

寸草不留王問蛙曰汝之喜怒如何曰吾喜則清風明

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努眼次之以脹腹然至
脹過而休于是燕王有慙色

下詳蛙一莊子

頤

有丹書 背生芝草

上詳蛙一抱朴子 道書曰蟾蜍
萬歲背生芝草出為世之祥瑞

蛙四

增詩唐杜甫詩曰天池日黽蛙 白居易蝦蟆詩曰蠹

蠹水族中無用者蝦蟆形穢肌肉腥出沒于泥沙六月
七月交時雨正滂沱蝦蟆得其志快樂無以加地既蕃
其生使之族類多天又與其聲得以相諠譁豈惟玉池
上污君清冷波何獨瑤瑟前亂君鹿鳴歌常恐飛上天

跳躍隨嫦娥往往蝕明月遣君無奈何 韓愈答柳柳

州食蝦蟆詩曰蝦蟆雖水居水特變形貌強號為蛙蛤

於食無所校雖然兩股長其奈脊皴皴跳躑雖云高意
不離淖淖鳴聲相呼和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

垂典教我棄愁海濱恒願眠不覺叵堪朋類多沸耳作

驚爆端能敗笙磬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竟不聞報

效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撓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

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而

君復何為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為孝哀哉
思慮深未見許迴權 又詩曰黽蛙鳴無謂閤閤祇亂
人 岑參南池宴餞賦得科斗子詩曰臨池見科斗羨
爾樂有餘不憂網與釣幸得免為魚且願充文字登君
尺素書 楊收詠蛙詩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
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 宋蘇軾詩曰稻涼初吠蛤
洪駒父蝦蟆詩曰吾廬逼沮洳蛙蛤宗生之委委見科
斗閤閤已在茲夜聲一何喧達旦乃寢微月令記螻蛄

語默亦有時豈伊不平鳴沓沓竟何為那復當鼓吹安
能問官私吾聞崑崙下厥大數十圍蟾蜍窟望舒色勝
金甌蹄痴騃反食月吞吐誰能知坎井我自足跳梁而
持頤鰲笑色無愠鵲化理莫推疥體不自惜或以調鹽
醢柳州味南烹下箸甘若飴在昔薦宗廟乃與羔兔齊
擅減幾被坐巨細不可遺莫以腥臊棄終將瑚璉期
又詩曰蝦蟇何為者癰磊盡於背人言懷土蟲棄去俄
復在昔有條青繒西陽志其怪嘗觀三物圖副以唧蛆

帶相持莫先動含毒相屠膾端欲兄龜龍未肯弟孔翠
俳語解人頤子陽妄尊大慎勿離窟穴傍午元五輩東
行犯日忌束縛非其罪儻有切玉刀甘心脂鼎萬平生
不下筋實憚背瘡疥何必食馬肝前修有明戒願君弗
嘲笑微命其可貸 又詩曰動物類含血蝦蟇獨無之
雙目但瞠也一腹亦瞠其龍變或託體魚服覩幽姿罕
見三足蟾詎減六眸龜向來秦廣瑞背負輪囷芝坐謾
皆下吏膠車等兒嬉雖蒙黃金擲荆卿空爾為或以白

玉琢形模妙工倖咄爾百醜質詎辱五鼎脂浪號土底
鴨雄誇水中雞何足污帝箸但可充蛇飢作意一池鳴
和我五字詩 梅聖俞初聞蛙詩曰朝開南籬梅暮聞
北池蛙何時科斗生草根已吐芽只畏草葉長其下可
隱蛇遊子且弗行科斗成蝦蟇 石介蝦蟇詩曰夏雨
下數尺流水滿池泓蝦蟇為得時晝夜鳴不停幾日飽
欲死腹圓如瓶罌鉅吻自開闔頭項或縮盈時于土坎
間突出兩眼睛是何癡形骸能吐惡音聲嗟哉爾肉臄

不中為犧牲嗟哉爾聲麤不中和人情殊不自量力更
欲睥睨橫海之鱣鯨自謂天地間獨馳善鳴名萬物聒
皆聾不知鐘鼓欽欽雷霆閔閔應龍戢腦入海底鳳皇
舉翼摩青冥此時各默默以避蝦蟇鳴何時雨歇水澤
涸青臭泥中露醜形失水無能為兩脚不解行乾渴以
至死盡把枯殼填土坑 宋祁池蛙詩曰越國車前矜
勇甚子陽井底太驕生乘時不羨雲溟樂口作儀同鼓
吹聲 蘇軾蝦蟇詩曰睥目知誰瞋醺腹空自脹慎勿

困蜈蚣飢蛇不汝放 唐庚圓蛤詩曰黃犢鳴水中相

顧皆愕然探之亡所得有蛙僅如錢持問傍舍翁云此
號圓蛤夏潦漲溝渠喧呼自酬答卒然聞其聲謂可當
專車既見一撫掌寸莛量有餘物生元氣中小大各異
趣蛙質黃牛鳴持此欲誰附我居固已陋爾鳴良亦村
綿蠻轉黃鸝我今思故園 朱子聞蛙詩曰兩蛙盛怒
鬪春池羣吠同聲徹曉帷等是一場狼藉去更無人與
問公私 張舜民鳴蛙詩曰一夜蛙聲不暫停近如相

和遠如爭信知不為官私事應恨疎螢徹曉明 楊萬
里和聞蛙詩曰春來真底好此輩正縱橫身作泥中計
聲從雨後增北人食未慣南食眼猶生灰灑知虛實於
渠似可行 劉克莊題白渡方氏聽蛙亭詩曰塘水拍
隄科斗生想君亭子俯幽清黃梅雨足野田闊牡麴煙
收村墅晴莫信人嫌無理鬧頗疑渠有不平鳴畫堂方
喜聽琴阮誰愛天然律呂聲 謝翱僧池青蛙詩曰隱
見多無定時開一道萍癭分荷背白身帶蘚文青吐電

收寒井隨僧入夜餅柏壇祠后稷應作蟄龍靈 元張

翥為金齊賢賦冰蟾詩曰老蟾素魄稟金精千歲玻瓈
幻結成明水夜零陰隧凍丹書秋滿肉芝生腹凝寒露
藏虛白影入銀河浴太清擬問嫦娥乞靈藥與君騎向
廣寒行 元好問蟾池詩曰老蟾食月飽復吐天公一
目頻年瞽下界新增養蟾戶玉斧誰憐修月苦郡國蟾
池知幾所碧玉清流水仙府小蟾徐行腹如鼓大蟾張
頤怒於虎渠家看間有黃乳膏粱大丁正須汝何人敢

與月復讎疾過池頭不容語向來屬私今屬官從今見
墓當好看爬沙即上青雲端 明劉基聽蛙詩曰繞舍

荒池低且黠螯蛙齊候鳴雷社已知地氣上如炊更覺
石泉流若瀉舉頭玉燭煥陽明跼足汙泥悲土苴半夜
條風入綺窗清晨細雨霏簷瓦梁間紫燕舞參差枝上
黃鶯語悲姦播形肖貌均有生感氣傷情孰瘖瘂初聆
衙衙雜更鼓漸聽嘈嘈成侈哆猶持堅白較同異似坐
徂丘談稷下村童叫噪聾學究悍婦勃磳喧娣姐西域

胡僧彈般若齊東老生矜炙輒逸帆獨岸靡蕙葭醉客
罵筵投盞竿叨咬誰辨驃兒哇覩若乍開賓叟啁怒牙
嚼嚙悸羅吞寤言詰屈驚宜掛徒誇楚使能詈齊未讓
秦巫工詛羊兒離傑休紛覲縷帝樂虛張洞庭野虞變
奚暇調笙磬周瞽曷由分鄭雅旅人懷憂實無寐遭此
疆貽胡為者得非作姦謀蝕月無奈聚訟騰謹詫昔聞
周公立典教螭氏專司鞠灰灑常疑聖人茂育物獨向
微蟲少寬解乃今知其非瑣屑欲問官私之餘地鳳皇

鶯鶯聲若希白雪陽春和偏寡蚊蠅蚤虱多於沙鑽哂
暗鳴紛醜覩蝦蟆幸不含毒螫何苦吮號爭跼跼烏鳶
逐響蛇聽音寧顧入腹生癥瘕賦詩却笑柳柳州忍使
腥臊辱殖鮓徐渭蛙聲詩曰紅芳綠漲綠連天夾岸
蘼蕪匝澗灣別有鼓吹喧渡口不教蚯蚓疊陽關殷郎
咄咄書空易漢使期期奉詔難華苑公私猜典午華門
佶屈課殷盤連營甲卒枚前關塞寺沙門呪後食蟾蜍
借月瘖何謂科斗縈波字與翻蒲潦潯蒸號太酷梅風

飄蕩控宜寒使車南詣雕題譯貝葉西來鳩舌彈金響
俠徒九儘落珮垂戰士怒彌殷諧語就答方乞半孤雛
隔乳未啼殘韓馮枕荷愁喧寐戴勝降桑許眈眠利口
嗇來僂喋喋薄言鉦罷鼓闐闐咽競笳烏不得曉雜沸
蓮露幾時圓迢迢來度天姬帳閣閣迴驚釣者船謠繁
藻鏡區成澱韻碎菱絲詎可穿寄語草深瓜爛處急呼
即且備蛇憐

增賦蜀都賦曰蠍蜺山棲

蠍蜺音撒夷類蛙而大即今田雞也

唐人蟾

蝥賦曰當夫流潦初溢陰霖未晴乘清秋之涼夜散響
耳之繁聲瀕洞雷殷混萬籟而為一喧陬鼓怒怛異類
以相驚既莫知其所止故乃時逢則鳴 柳宗元閔生
賦曰蒼虬蹶泥兮畏避蛙黷 宋張耒鳴蛙賦曰夏雨
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互出幸此新霽夜月清
溢我勞其休歸偃於室於時蛙鳴若譟若啼若訴若歌
若歡若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若噓而謳若咽而嗽瘖
者之呼吃者之鬬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羌絲野鼓雜

亂無節兮又似夫蠻鼓獠語詭怪之迭作也爾其困於泥潦失其所處而悲又若夫旱暵既久得其所處而樂也

增說宋陳君舉怒蛙說曰日有烏月有蛙蛙與烏相遇烏戲蛙曰若嚮肉耳躍之高不咫尺焉能為哉蛙曰我已矣若無靳我烏曰若亦能怒耶蛙曰我翹我腹翳太陰之光呀我頤啗其壤瞞吾目列星不敢輝奚而不能怒若不吾信月於望吾怒以示若其望月果無光他日

蛙遇烏曰曩吾怒得無惕乎烏曰若焉能惕我哉吾振
吾羽翳太陽之光肆吾味啄其壤徐以三足蹴之天下
不敢寧而居吾視若之怒眇矣奚以若惕為若不吾信
月於朔吾怒以示若其朔日果無光嗇人伐鼓馳且走
焉又他日烏遇蛙曰吾怒也何如蛙曰始吾謂極威矣
而不知子之威震於我也

增雜文梁武帝斷酒肉文曰長老莎伽陀降伏庵婆羅
提陀惡龍及為酒困不能折伏蝦蟇 孫觀山居上梁

文曰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申潔

蛙也

蒼皮癰疹矮股跳梁

宜授濟饒都護行水樂令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八